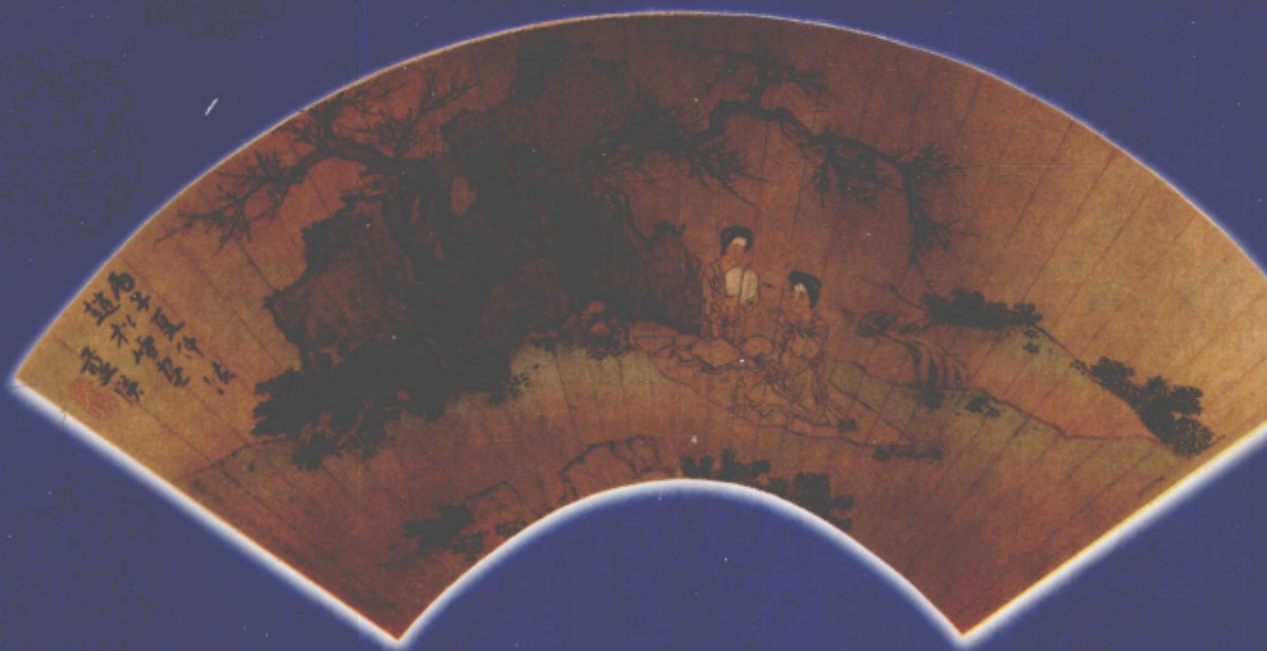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代

艳情

小说文库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《中国古代艳情小说文库》篇目 (全四卷)

梦志池缘春福楼铃幻情萃

须楼凰蝶楼人妆花是艳荟  
篇说

终蜃凤蝴蝶痴粉赛都短小

列传传缘缘记缘画家鱼缘芦

迷花狸珠笺美中冤目妒胡

好海狐泪霞五人巧比疗醋

缘配缘人梦传梦缘梦盞传

巧鸯石情花美月中楼凉梦奇

三鸳鸯水定生第风梦青温兰

燕梨楼吟缘咏想情柳婚笺

冷娇月风意花艳水台父子

平玉听五如飞飞山章两燕

ISBN7-5059-3037-0/I·2296

定 价：860.00 元(全四卷)

主编 陈秋涛

# 中国古代艳情小说文库

第三卷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# 《中国古代艳情小说文库》

## 第三卷 篇目

传 缘 缘 记 缘 画 家 鱼 缘  
迷 花 狸 珠 笺 美 中 冤 目 妒  
好 海 狐 泪 霞 五 人 巧 比 疗

## 第一回

## 省凤城侠怜鸳侣苦

诗曰：

偌大河山偌大天，万千年又万千年。

前人过去后人续，几个男儿是圣贤？

又曰：

寤寐相求反侧思，有情谁不爱蛾眉？

但须不作钻窥想，便是人间好唱随。

话说前朝北直隶大名府，有一个秀才，姓铁，双名中玉，表字挺生。甚生得丰姿俊秀，就像一个美人，因此里中起个浑名，叫做“铁美人”。若论他人品秀美，性格就该温存；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，一个性子就似生铁一般，十分执拗。又有几分膂力，有不如意，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。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。倘或交接富贵朋友，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，一味冷淡。却又作怪，若是遇着贫交知己，煮酒论文，便终日欢然，不知厌倦。更有一段好处，人若缓急求他，便不论贤愚贵贱，慨然周济；若是谀言谄媚，指望邀惠，他却只当不曾听见。所以人多感激他，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。

父亲叫做铁英，是个进士出身，为人忠直，官居御史，赫赫有敢谏之名。母亲石氏，随父在任。因铁公子为人落落寡合，见事又敢作敢为，恐怕招惹，所以留在家下。他天资既高，学问又出人头地，因此看人不在眼上。每日只闭户读书；至读书有兴，便独酌陶情。虽不叫做沉酣曲蘖，却也朝夕少它不得。再有兴时，便是寻花问柳，看山玩水而已。十五六岁时，父母便要与他结亲，他因而说道：“孩儿素性不喜偶俗，若是朋友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可也。夫妇乃五伦之一，一谐伉俪，便是白头相守；倘造次成婚，苟非淑女，勉强周旋则伤性，去之掷之又伤伦，安可轻议？万望二大人少宽其期，以图选择。”父母见他说得有理，便因循下来，故至今年将二十，尚未有配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

一日，在家饮酒读书，忽读到比干谏而死，因想道：“为臣尽忠，虽是正道，然也须有些权术，上可以悟主，下可以全身，方见才干。若一味耿直，不知忌讳，不但事不能济，每每触主之怒，成君之过，至于杀身，虽忠何益？”又饮了数杯，因又想道：“我父亲官居言路，赋性骨鲠，不知机变，多分要受此累。”一时忧上心来，便恨不得插翅飞到父亲面前，苦劝一番，遂无情无绪，彷徨了一夜。

到次日，天才微明，就起来吩咐一个托得的老家人，管了家事。又叫人收拾了行李，备了马

匹。只叫一个贴身伏侍的童子，叫做小丹的跟随，毕竟自进京去定省父母。正是：

死君自是忠臣志，忧父方成孝子心。

任是人情百般厚，算来还是五伦深。

铁公子忙步进京，走了两日，心焦起来，贪着行路，不觉错过宿头。天色渐昏，没个歇店，只得沿着一带土路，转入一个乡村来借住。到了村中来看，只见村中虽有许多人家，却东一家，西一家，散散住开，不甚相连。此时铁公子心慌，也不暇去拣择大户人家，只就近便在村口一家门前下了马，叫小丹牵着；自走进去，叫一声：“有人么？”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婆子来，看见铁公子秀才打扮，忙问道：“相公莫非是京中出来，去看韦相公，不认得他家，要问我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不是看甚么韦相公；我是要进京，贪走路，错过了宿头，要借住的。”老婆子道：“若要借住，不打紧；但是穷人家没好床铺供给，莫要见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都不消，只要过得一夜便足矣，我自重谢。”遂叫小丹将行李取了进来。那老婆子叫他将马牵到后面菜园破屋里去喂，又请铁公子到旁边一间草屋里去坐，又一面烧了一壶茶出来，请铁公子吃。

铁公子吃着茶，因问道：“你方才猜我是京里出来看韦相公的，这韦相公却是何人？又有何事，人来看他？”老婆子道：“相公，你不知道，我这地方原不叫做韦村，只因昔年出过一个韦尚书，他家人丁最盛，村中十停人家，倒有六七停姓韦，故此才叫做韦村。不期兴衰不一，过了数十年，这韦姓一旦败落，不但人家穷了，连人丁也少了。就有几家，不是种田，就是挑粪，从没个读书之子。不料近日风水又转了，忽生出一个韦相公来，才十六七岁，就考中了一个秀才。京中又遇了一个同学秀才的人家，爱他年纪小，有才学，又许了一头亲事；只因他家一贫彻骨，到今三四年，尚不曾娶得。数日前，忽有一个富豪大官府，看见他妻子生得容貌，定要娶他。他父亲不肯，那官府恼了，因倚着官势，用强叫许多人将女子抬了回去。前日有人来报知韦相公，韦相公慌了，急急进京去访问。不期访了一日，不但他妻子没有踪影，连他丈父、丈母也没个影儿。欲要告状，又没个指实见证；况他对头又是个大官府，如何理论得他过？今日气苦不过，走回来对他母亲大哭了一场，竟去长溪里投水。他母亲急了，四下央邻人去赶，连我家老官儿也央去了，不知可赶得着否，故此相公方才来，我只道是他的好朋友，知他着恼，来看他的。”

正说不了，只听得门外嚷嚷人声。二人忙走出来看，只见许多乡人，围护着一个青衣少年，掩着面哭了过去，老婆子见他老官儿也同着走，因叫说道：“家里有客人，你回来吧，不要去了。”内中一个老儿听见叫，忙走了回来道：“我家有甚客人？”忽抬头看见铁公子，因问道：“莫非就是这位相公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正是这位相公，错了路，要借宿。”老官儿道：“既是相公要借宿，怎不快去收拾夜饭，还站在这里看些甚么？”老婆子道：“不是我要看，也是这位相公问起韦相公的事来；故此同看看。我且问你，韦相公的妻子，既是青天白日许多人抢了去，难道就没一个人看见，为何韦相公访来访去，竟不见一些影响？”老官儿道：“怎的没影响，怎的没人看见？只是他的对头厉害，谁敢多嘴，管这闲事，去招灾揽祸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果是不敢说。”老儿道：“莫道不敢说，就是说明了，这样所在，也救不出来。”婆子道：“若是这等说，韦相公这条性命，活不成了？可怜，可怜！”说着，就进去收拾夜饭。

铁公子听了，在旁冷笑道：“你们乡下人，怎这样胆小没义气？只怕还是没人知道消息，说这宽皮话儿。”老儿道：“怎的没人知道消息？莫说别人，就是我也知道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你知道在哪里？”老儿道：“相公是远方过路人，料不管这闲事，就在面前说不妨。相公，你道他将这女子藏在哪儿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无非是公侯的深闺秘院。”老儿道：“若是公侯的深闺秘院，有人出入，也

还容易缉访。说起来这个对头，是世代公侯，祖上曾有汗马功劳，朝廷特赐他一所“养闲堂”，叫他安享，闲人不许擅入。前日我侄儿在城中卖草，亲眼看见他将这女子藏了进去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既有人看见，何不报知韦相公，叫他去寻？”老儿道：“报他有何用？就是我热心肠与韦相公说了，韦相公也没本事去问他一声，看他一眼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养闲堂在何处，你可认得？”老儿道：“养闲堂在齐化门外，只有一二里路，想是人人认得的，只是谁敢进去？”说完，老婆子已收拾了夜饭，请铁公子进草屋去吃。铁公子吃完，就叫小丹铺开行李，草草睡了一夜。

到次日起来，老儿、婆子又收拾早饭，请他吃了。铁公子叫小丹称了五钱银子，谢别主人，然后牵马出门。临上马，老儿又叮嘱道：“相公，昨晚说的话，到京中切不可吹风，恐惹出祸来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关我甚事，我去露风？老丈只管放心。”说罢遂别，出大路而行。正是：

奸狡休夸用智深，谁知败露出无心。

劝君不必遮人目，上有苍苍自鉴临。

铁公子上马，望大路才走不到二三里，只见昨晚看见的那个青衣少年，在前面走一步顿一步足，大哭一声道：“苍天，苍天！何令我受害至此！”铁公子看明了，忙将缰绳一提，赶到前面，跳下马来，将他肩头一拍道：“韦兄，不必过伤。这事易处，都在我小弟身上，管取玉人归赵。”那少年猛然抬头，看见铁公子是个贵介行藏，却又不认得，心下惊疑，答道：“长兄自是贵人，小弟贫贱，素不识荆，今又正在患难之中，怎知贱姓，过蒙宽慰，自是长兄云天高谊。但小弟的冤苦，已随天神坑累，屈长兄纵有荆、豫侠肠，昆仑妙手，恐亦救援小弟不得。”铁公子笑道：“蜂蚕小难，若不能为兄排解，则是古有豪杰，今无英雄矣，岂不令郭解齿冷？”

那少年听了，愈加惊讶道：“长兄乃高贤大侠，小弟在困顿中，神情昏愤，一时失敬。且请问贵姓尊表，以志不朽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弟的贱名，此时仁兄且不必问。倒是仁兄的尊讳，与今日将欲何往，倒要见教了，我自有说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小弟韦佩，贱字柔敷。今不幸遭此强暴劫夺之祸，欲要寻个自尽，又奈寡母在堂；欲待隐忍了，又忽当此圣明之朝，况在攀轂之下，岂容纨绔奸侯，强占人家受聘妻女，以败坏朝廷之纲常伦理，情实不甘。昨晚踌躇了一夜，因做了一张揭帖，今欲进京，拚这一条穷性命，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门去告他。虽知贵贱相悬，贫富不敌，然事到头来，也说不得了。”因在袖中取出了一张揭帖，递与铁公子道：“长兄请一看，便知小弟的冤苦了。”说罢，又大声痛哭起来。

铁公子接了揭帖，细细一看，方知他丈人也是个秀才，叫做韩愿，抢他妻子的是大夫侯。因说道：“此揭帖做得尽情耸听，然事关勋爵，必须进呈御鉴，方有用处。若只递在各衙门，他们官官相护，谁肯出头作恶？吾兄自递，未免空费一番气力，终归无用；若是付与小弟带去，或别有妙用，也未可知。”韦佩听了，连忙深深一揖道：“得长兄垂怜，不啻枯木逢春。但长兄任劳，小弟安坐，恐无此理。莫若追随长兄马足入城，以便使令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仁兄若同到城，未免招摇耳目，使人防嫌。兄但请回，不出十日，当有佳音相报。”韦佩道：“长兄卵翼高情，真是天高地厚；但恐书生命薄，徒费盛意。”说到伤心处，又将堕下泪来。铁公子道：“仁兄青年男子，天下何事不可为，莫只管作些儿女态，令英雄短气！”韦佩听了，忙欢喜致谢道：“受教多矣！”铁公子说罢，将揭帖拢入袖中，把手一拱，竟上马带着小丹，匆匆去了。

韦佩立在道旁目送，心下又惊又疑，又喜又感，就像做了个春梦一般，不敢认真，又不肯猜假。恍恍惚惚，只立到望不见铁公子的马影，方才懒懒的走了回去。正是：

心到乱时无是处，情当苦际只思悲。

漫言哭泣为儿女，豪杰伤心也泪垂。

原来这韦村到京，只有四五十里。铁公子一路趑行，日才过午，就到了京城。心下正打算将这揭帖与父亲商量，要他先动了疏奏明，然后奉旨拿人。不期到了私衙门前，静悄悄一个衙役也不见，心下暗着惊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慌忙下马到堂上，也不见有吏人守候，愈加着忙。再走入内宅，见内宅门却是关的。忙叫几声，内里家人听见，认得声音，忙取钥匙开了门，迎着叫道：“大相公，不好了！老爷前日上本，伤触了朝廷，今已拿下狱去了，几乎急杀。大相公来得好，快到内房去商量。”铁公子听了，大惊道：“老爷上的是甚么本，就至于下狱？”一头问，一头走，也等不得家人回答，早已走到内房。母亲石夫人忽看见，忙扯着衫袖，大哭道：“我儿，你来得正好！你父亲今日也说要做个忠臣，明日也说要做个忠臣，早也上一本，晚也上一本，今日却弄出一场大祸来了，不知是死是生？”铁公子自先已着急，又见母亲哭做一团，只得跪下，勉强安慰道：“母亲，不必着急。任是天大事情，也少不得有个商量。母亲且说父亲上的是甚么本，为甚言语触犯了朝廷？”

石夫人方扶起铁公子，叫他坐下，因细细说道：“数日前你父亲朝罢回家，半路上忽撞见两个老夫妻，被人打得蓬头赤脚，衣裳粉碎，拦着马头叫屈。你父亲问他是甚人，有何屈事？他说是个生员，叫做韩愿。因他有个女儿，已经许嫁与人，尚未曾娶去。忽被大夫侯访知有几分颜色，劈头叫人来说，要讨他作妾。这生员道是已经受聘，抵死不从，又挺触了他几句。那大夫侯就动了恶心，使出官势，叫了许多鹰犬，不由分说，竟打入他家，将女儿抢去。这韩愿情急，追赶拦截，又被他打得狼狽不堪。你父亲听了，一时怒起，立刻就上了一疏，参劾这大夫侯。你父亲若是细心，既是上本，就该将韩愿夫妻拘禁，做个证据，叫他无辞便好。你父亲在恼怒中，竟不提防。及圣旨下来，着刑部审问。这贼侯奸恶异常，有财有势，竟将韩愿夫妻捉了去，并这女子藏得无影无踪。到刑部审问时，没了对头。大夫侯转办一本，说你父亲毁谤功臣，欺逛君上。刑部官又受他的嘱托，也上本参论。圣上恼了，竟将你父亲拿下狱来定罪。十三道同衙门官，欲代上疏辨救，苦无原告，没处下手，这事怎了？只怕将来有不测之祸。

铁公子听完了，方定了心，喜说道：“母亲请宽怀，孩儿只道父亲论了宫闱秘密不可知之事，便难分辩。韩愿这件事，不过是民间抢夺，贵豪窝藏，有司的小事，有甚难处？”石夫人道：“我儿莫要轻看，事虽小，但没处拿人，便犯了欺君之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若是父亲造捏假名，果属乌有，故人人罪，便是欺君。若韩愿系生员，并他妻女，明明有人。一时抢劫，万姓共见。台臣官居言路，目击人告，正其尽职，怎么叫做欺君？”石夫人道：“我儿说的都是太平话，难道你父亲不会说？只是一时间没处拿这三个人，便塞住了嘴，做声不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拿不着？就是盗贼奸细，改头换面，逃走天涯海角，也要拿来；况守韩愿三人，皆含屈负冤之人，啼啼哭哭，一步也远去不得的。不过窝藏犖鞞之下，捉他何难？况此三人，孩儿已知踪迹，包管手到擒来。母亲但请放心。”石夫人道：“这话果是真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母亲面前，怎敢说慌？”

石夫人方欢喜说道：“若果有些消息，你吃了饭，可快到狱中通知父亲，免他愁烦。”一面就叫仆妇收拾午饭，与铁公子吃了；又替他换了青衣小帽，就要叫家人跟他到狱中去。铁公子想一想道：“且慢！”又走到书房中，写了一道本；又叫母亲取出御史的关键夹带了；又将韦佩的揭帖，也包在一处袖了，方带着家人，到刑部狱中来看父亲。正是：

任事不宜凭胆大，临机全靠有深心。

若将血气雄为勇，豪杰千秋成嗣音。



铁公子到了狱中，狱官知是铁御史公子，慌忙接见，就引入内重一个小轩子里来道：“尊公老爷在内，可入去相见；恐有密言，下官不敢奉陪。”铁公子谢了一声，就走入轩内。只见父亲没有拘系，端然正襟危坐，便忙进前，拜了四拜，道：“不肖子中玉，定省久疏，负罪不浅！”

铁御史突然看见，忙站起来，惊问道：“我是我为臣报国之地，你在家不修学业，却到这里来做甚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大人为臣既思报国，孩儿闻父有事在身，安敢不来？”铁御史听了，沉吟道：“来固汝之孝思，但国家事故多端，我为谏官，尽言是我的职分；听与不听，死之生之，在于朝廷，你来也无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谏臣言事，固其职分，亦当料可言则言，不可言则不言，以期于事之有济。若不管事之济否，只以敢言为尽心以塞责，则不谙大体与不知变通之人，捕风捉影，晓晓于君父之前，以博高名者，皆忠臣矣，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本意耶？”铁御史叹道：“然谏臣言事，自望事成，谁知奸人诡计百出。就如我今日之事，明明遇韩愿夫妻叫伸冤屈，我方上疏，何期圣旨着刑部拿人，而韩愿夫妻二人已为奸侯藏过，并无踪影，转坐罪于我。然我之本心，岂捕风捉影、欺逛君父哉！事出意外，谁能预知！”

铁公子道：“事虽不能预知，然凡事亦不可不预防。前之失，既已往不可追矣，今日祸已临身，急急料理，犹恐迟误，复生他变，大人奈何安坐囹圄，任听奸人诬罔陷害？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岂安坐囹圄？也是出于无奈。若说急急料理，原告已被藏匿，无踪无影，叫我料理何事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无踪影？但刑部党护奸侯，自不用力。大人宜急请旨自捕，方能完事。”铁御史道：“请旨何难，但恐请了旨，无处捕人，岂不又添一罪？”铁公子道：“韩愿妻女三人踪迹，孩儿已访的在此，但干涉禁地，必须请旨去拿，有个把柄，方可下手。”铁御史道：“刑部拿人，两可于中，固悠悠泛泛。然我也曾托相好同官，着精细捕人，四路缉访，并无一点风声。你才到京，忽能就访得的确，莫非少年孟浪之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此事关系身家性命，孩儿怎敢孟浪？”因看看四下无人，遂悄悄将遇见韦佩并老儿传言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又取出韦佩的揭帖与铁御史看。

铁御史看了，方欢喜道：“有此一揭帖，韩愿妻女三人纵捉获不着，不为乌有名；也可减我妄言之罪。但所说窝藏之处，我尚有疑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此系禁地，人不敢入，定藏于此，大人更有何疑？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只虑奸侯事急，将三人谋死以绝迹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大夫侯虽说奸恶，不过酒色之徒，侍着爵位欺人，未必有杀人辣手。况贪女子颜色，心恋恋不舍，又有此禁地藏身，又有刑官党护，又见大人下狱，事不紧急，何至杀人？大人请放心勿疑。”铁御史又想了想道：“我儿所论，殊觉有理。事到头来，也说不得了，只得依你。待我亲写一本，汝回去快取关防来用，以便好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不须大人费心，本章孩儿已写在此，关防已带在此；只消大人看过，若不改，就可上了。”因取出递与铁御史。铁御史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河南道监察御史，现系狱罪臣铁英谨奏，为孤忠莫辨，恳恩降敕自捕，以明心迹事：

窃闻耳目下求，人主之圣德；刍菟上献，臣子之孝心。故言官言事，尚许风闻，未有据实入陈，反加罪戾者也。臣前劾大搵侯沙利，白昼抢掳生员韩愿已聘女子为妾，实名教所不容，礼法所必诛。遽旨敕刑部审问，意谓名教必正，礼法必申矣。

不料奸侯如鬼如蜮，暗藏原告以瞞天。又不料刑臣不法不公，明纵犯人以为恶，反坐罪臣缪继。臣素丝自信，料难宛转。窃臣赤胆天知，只得哀求圣主，伏望洪恩，怜臣朴直遭诬，乞降一敕，敕臣自捕：若朝奉敕而夕无人，则臣万死无辞矣；若获其人，则是非曲直，不辩自明矣。

倘蒙天恩怜悯，须秘密其事，庶免奸侯又移巢穴。再敕不论禁地，则臣得以展布腹心。临表不胜激切待命之至！外韦佩揭帖一纸，开呈御览，以明实据。

铁御史看完，大喜道：“此表剴切详明，深合我意，不消改了。”一面封好，一面就请狱官烦他代上。狱官不敢推辞，只得领命到通政司去达上。只因这本一上，有分教：

打碎玉笼，顿开金锁。

铁御史上了此本，不知上意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##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

诗曰：

治世咸夸礼法先，谁知礼法有时愆。  
李膺破柱方称智，张俭投门不算贤。  
木附草依须着鬼，鹰拿雀捉岂非仙？  
始知为国经常外，御变观通别有权。

话说铁御史依了铁公子，上疏请旨自捕。在狱中候不得两日，早颁下一道密旨到狱中来。铁御史接着，暗暗开看，见是准了他的本，即命他自捕，满心欢喜。因排起香案来，谢过了圣旨，仍旧将圣旨封好，不许人见。因自想道：“圣旨虽准，只愁捉不出人来，却将奈何？”就与铁公子商量，要出狱往捕。铁公子道：“大人且慢。大人一出狱，便招摇耳目，要惊动了大夫侯，使他提防，莫若大人再少坐片时，待孩儿悄悄出去，打开了养闲堂，捉出了韩愿妻女，报知大人，然后大人飞马来宣旨拿人，方万全也。”铁御史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因将密旨藏好，又嘱狱官勿言。暗暗吩咐铁公子道：“此行务要小心！”

铁公子领命，因悄悄走回私衙，与母亲说知，又叫母亲取出小时用的铜锤来。原来铁公子十一二岁之时，即有膂力，好使器械，曾将熟铜打成一柄铜锤，重二十余斤，时时舞弄玩耍。铁御史进京做官，恐他在家耍锤惹出事来，故此石夫人收了他的，带到京中。铁公子不敢违亲命，只得罢了。今日石夫人忽听见讨取。因惊问道：“前日你父亲一向不许你用，今日为何又要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此去深入虎穴，不带去无以防身。”石夫人见说得有理，便不拗他，因叫人取了出来付与他，并嘱咐道：“但好防身，不可惹事。”铁公子应诺。又叫人暗暗传呼了一二十个能事的衙役，远远跟随，以备使唤。又呼人取酒来，饮到半酣，却换了一身武服，暗带铜锤，装束得与神相似，外面仍罩儒衣，骑了一匹白马，只叫一人跟随，竟慢慢演出齐化门来，并不使一人知觉。

出了城门，放开轡头，霎时间就望见了一所大宅院，横行道左，高瓦飞甍，十分富丽。铁公子心知是了，遂远远下了马，叫小丹牵着，自却慢慢踱到跟前，细细一看，只见两边是两座牌坊，那牌坊上皆有四字，一边乃是“功高北阙”；一边是“威镇南天”。牌坊中间，却是三个虎座门楼，门楼上面，中间直立一匾，匾上写“钦赐养闲”四个大金字。门楼下三座门俱紧紧闭着。

铁公子看了一回，见没有人出入，心下想道：“此正门不开，侧首定有旁门出入。”因沿着一带高墙，转过一条横街，半腰中果有一座小小门楼，两扇金钉朱门，却也闲着，门上锁着一把大锁，又十字交贴着大夫侯的两张封皮。那铁公子细细一看，封皮虽是封的，却是时常启开拆断

了的；门虽闭着，却露条亮缝，内里不曾上拴。门旁粉壁上又贴着一张告示，字有碗大，上写道：

大夫侯示：此系朝廷钦赐禁地，官民人等，俱不得至此窥探，取罪不小。特示！

门楼两旁，有两间门房，许多家人在内看守。

铁公子看在眼里，知道有些诧异，便不轻易惊动他，及回身走到小丹牵马的所在，将儒衣脱去，露出一身武装，手提铜锤，翻身上马，因吩咐小丹道：“你可招呼众捕役，即便赶来，紧紧伺候。倘捉了人，可即飞马报知老爷，请他快来。”小丹答应了。然后一瞥头跑到门楼前，跳下马来，手执铜锤，大声叫道：“奉圣旨要见大夫侯，快去通报！”门房中忙走出四五个头顶大帽、身穿绢衣的家人来，一时摸不着头路，慌慌张张答应道：“老爷在府中，不在此处。”铁公子大喝一声道：“胡说！府中人明明供称在此，你这班该死的奴才，怎敢隐瞒，违背圣旨，都要拿去砍头！”吓得众家人面面相觑，仓卒中答应不来。铁公子又大声叫道：“还不快快开门，只管挨死怎么！”内中一个老家人见嚷得慌，只得大着胆子回说道：“公侯人家，老爷不在此，谁敢开门？就是开了门，此系朝廷钦赐的禁地，爷也不敢进去。”铁公子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奉圣旨拿人，怎么不敢进去？你不开，等我自开。”因走近前，举起铜锤，照着大锁上只一锤，“豁啷”一声响，早已将大锁并铜环打折，落在地下，那两扇门便豁喇喇自开了。铁公子见门开，大踏步径往里走。众家人看见铁公子势头勇猛，谁敢拦阻？只乱嚷道“不好了！”飞一般跑进去报信。

原来这大夫侯因一时高兴，将韩愿女儿抢了来家，也只看是穷秀才家没处伸冤，不期撞见铁御史作对头，上疏参论，又不料圣旨准了，着刑部审问：一时急了，没摆布，只得将韩愿夫妻一并抢来，藏在养闲堂内，以绝其迹，却上疏胡赖。初时还恐怕有人知觉，要调移窠穴，后见刑部用情，不出力追，反转将铁英拿下了狱，便十分安心，不复他虑。只怕这韩氏女子寻死觅活，性烈难犯，韩愿夫妻又论长论短，不肯顺从。每日备酒醴相求，韩愿一味执拗。这日急了，正坐在养闲堂，叫人将韩愿洗剥了，捆起来用刑拷打，要他依允。因说道：“你虽是个秀才，今既被我捉了来，要你死，只当死一鸡一狗，哪里去伸冤？”韩愿道：“士虽可杀，只怕天理难欺，王法不漏，那时悔之晚矣，老大人还须三思！”大夫侯道：“你既要我三思，你何不自忖？你一个穷秀才，女儿与我公侯为妾，也不为玷辱于你。你若顺从了，明日锦衣玉食，受用不尽，岂不胜似你的淡饭黄齑？”韩愿道：“生员虽贫士也，语云：‘宁为鸡口，勿为牛舌。’岂有圣门弟子，贪纨袴之膏粱，而乱朝廷之名教者乎！”

大夫侯听了，勃然大怒，正吩咐家人着实加刑。忽管门的四五个人一齐乱跑进来，乱嚷说道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！外面一个少年武将，手执一柄铜锤，口称奉圣旨拿人。小的们不肯放他进来，他竟一锤将门锁打落，闯了进来，不知是甚么人，如今将到堂了，老爷急须准备。”大夫侯听见，惊得呆了，正东西顾盼，打算走入后厅，铁公子早已大踏步赶到堂前，看见大夫侯立在上面，因举一举手道：“贤侯请了！奉旨有事商量。为何抗旨不容相见？”大夫侯见躲避不及，只得下堂迎着道：“既有圣旨，何不先使人通知，以便排香案迎接，怎来得这等鲁莽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圣旨秘密紧急，岂容漏泄迟缓？”因迎上一步，右手持锤，左手将大夫侯一把紧紧提住道：“请问贤侯，此乃朝廷钦赐养闲禁地，又不是有司衙门，这阶下洗剥受刑的，却是甚人！”大夫侯因藏匿韩愿，心先着忙，及听见来人口口圣旨，愈惊得呆了。要脱身走，又被来人捉住，只得硬着胆答应道：“此乃自治家人，何关朝廷礼法？既有旨议事……”因叫家人带过。

铁公子拦住，正要再问，韩愿早在阶下喊叫道：“生员韩愿，不是家人，被陷于此，求将军救命！”铁公子听见说是韩愿，心先安了，佯惊问道：“你既是生员韩愿，朝廷着刑部四处拿你，为何

却躲在这里？背旨藏匿，罪不容于死矣！”此时小丹已赶到，铁公子将嘴一努。小丹会意，忙跑出门外：一面招集众衙役拥人，一面即飞马去报铁御史。

铁公子见众衙役已到，因用铜锤指着韩愿道：“此是朝廷钦犯，可好好带起。”因问韩愿道：“你既称含冤负屈，就该挺身到刑部去对理，为何却躲避在此，私自认亲？”韩愿听了，大哭道：“生员自小女被恶侯抢劫，叩天无路，逢人哭诉，尚恐不听，既刑部拘审，安肯躲避？无奈贫儒柔弱，孤立无援，忽被豪奴数十人，如虎驱羊，竟将生员夫妻捉到此处。沉冤海底，日遭捶楚，勒逼成亲，已是死在旦夕。何幸得遇将军，从天而下，救援残生，重见天日。此系身遭坑陷，谁与他结亲！”铁公子道：“据你说来，你的妻女亦俱在此了。”韩愿道：“怎么不在？老妻屈氏，现拘禁在后厅厢房中。小女湘弦，闻知秘藏在内楼阁上，朝夕寻死，如今不知是人是鬼？”铁公子听了大怒，因指挥众捕役，押韩愿入内拿人。

大夫侯见事已败露，自料不能脱身，又见众捕役往内要走，万分着急，只得拚性命指着铁公子大声嚷说道：“这里乃是朝廷钦赐的宅第，我又忝为公侯，就有甚不公不法，也要请旨定夺。你是甚么人，怎敢手执铜锤，擅自打落门锁，闯入禁堂，凌辱公侯？你自己的罪名，也当不起，怎么还要管他人的闲事！”因反过手来，也要将铁公子扯住。却又扯不住，因叫家人道：“快与我拿下！”

此时众家人闻知主人被捉，都纷纷赶来救护，挤了一堂。只因见铁公子手执铜锤，捉住主人，十分勇猛，不敢上前，今见主人吩咐拿人，有几个大胆的，就走上前要拿铁公子。铁公子急骂道：“该死的奴才，你拿哪个！”因换一换手，将大夫侯拦腰一把提将起来，照众家人只一扫，手势来得重，众家人被扫着的都跌跌倒倒。这大夫侯年已近四十之人，身子又被酒色淘虚，况从来娇美，哪里禁得这一提一扫？及至放下，已头晕眼花，喘做一团，只摇手叫：“莫动手，莫动手！”

原来大夫侯有一班相厚的侯伯，有人报知此信，都赶了来探问。及见铁公子扯的大夫侯狼狼狈，因上前解劝道：“老先生，请息怒。有事还求商量，莫要动粗，伤了勋爵的体面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他乃欺君的贼子，名教的罪人，死且尚有余辜，甚么勋爵！甚么体面！”众侯伯道：“沙老先生就有甚董董不伤处，也须明正其罪，朝廷从无此拳足相加之法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诸公论经亦当达权，虎穴除凶，又当别论，孤身犯难，不可常言。”众侯伯道：“老先生英雄作用，固不可测。且请问今日之举，还是大侠报仇耶，还是代削不平耶？必有所为，请见教了，也可商量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俱非也，但奉圣上密旨拿人耳！”众侯伯道：“既奉密旨，何不请出来宣读，免人疑惑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要宣读也不难，可快排下香案。”众侯伯就吩咐打点。

大夫侯喘定了，又见众侯伯人多胆壮，因又说道：“列位老先生，勿要听他胡讲。他又不是有司捕役，他又不是朝廷校尉，如何得奉圣旨？他不过是韩愿私党，假称圣旨，虚装虎势，要骗出人去。但他来便来了，若无圣旨，擅闯禁地，殴打勋位，其罪不小，实是放他不得，全仗诸公助我一臂。”又吩咐家人：“快报府县，说强人白昼劫杀，若不救护，明日罪有所归。”众侯伯见大夫侯如此说，也就信了。因对着铁公子道：“大凡豪强劫夺之事，多在乡僻之地、昏黑之时，加于村富之家，便可侥幸；他乃公侯之家，又在鞞轂之下，况当白昼之时，如何侥幸得来？兄此来也觉太强横了些。若果有圣旨，不妨开读；倘系谎词，定获重罪。莫若说出真情，报出真名，快快低首阶前，待我等与你消释，或者还可苟全性命。若恃强力，全凭唬吓，希图逃走，只怕你身入重地，插翅也飞不去！”铁公子微笑一笑道：“我要去，亦有何难？但此时尚早，且待宣读了圣旨，拿

全了人犯，再去也不迟。”众侯伯道：“既有圣旨，何不早宣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但我只身，他党羽如此之众，倘宣了旨意，他恃强作变，岂不费力？他既报府县，且待府县来时宣读，便无意外之虞矣。”众侯伯道：“这倒说得有理。”一面又着家人去催府县。

不一时，大兴知县早来了，看见这般光景，也决断不出。又不多时，顺天府推官也来了，众侯伯迎着诉说其事。推官道：“真假一时也难辨，只看有圣旨没圣旨，便可立决矣。”因吩咐快排香案。不一时，堂中间焚起一炉好香，点起一对明烛。推官因对铁公子说道：“尊兄既奉旨拿人，宜对众宣读，以便就缚，若只这般扭结，殊非法纪。”铁公子正要答，左右来报：“铁御史老爷门前下马了。”大夫侯突然听见，吃了一惊道：“他系在狱中，几时出来的？”说还未完，只见铁御史两手捧着一个黄包袱，昂昂然走上堂来。恰好香案端正，就在香案上将黄包袱展开，取出圣旨，执在手中。铁公子看见，忙将大夫侯提到香案前跪下，又叫众捕役将韩愿带在阶下俯伏，对众说道：“犯侯沙利，抗旨不出，请宣过圣旨，入内搜捉！”铁御史看见众侯伯并推官、知县都在这里，因看着推官说道：“贤节推来得正好，请上堂来，圣上有一道严旨，烦为一宣。”推官不敢推辞，忙走到堂上接了。铁御史随走到香案前，与大夫侯一同跪下。推官因朗宣圣旨道：

据御史铁英所奏，大搵侯沙利，抢劫被害韩愿，并韩愿妻女，既系实有其人，刑臣何缉获不到？即着铁英自捉，不论禁地，听其搜缉。如若捉获，着刑部严审回奏。限三日无获，即系欺君，从重论罪。钦此！

推官读完了圣旨，铁御史谢过恩，忙立起身，欲与众侯伯相见。不期众侯伯听见宣的圣旨，知道大夫侯事已败露，竟走一个干净。许多家人也都渐渐躲了。惟推官、知县过来参见。大夫侯到此田地，无可奈何，只得走起身，向铁御史深深作揖道：“学生有罪，万望老先生周旋！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学生原不深求，只要辨明不是欺君便了。今韩愿既已在此，又供出他妻女在内，料难再匿，莫若叫出来，免得人搜。”大夫侯道：“韩愿系其自来，妻女实不在此。”铁御史道：“老先生既说不在此，我学生怎敢执言在此？只得尊旨一搜，便见明白。”就吩咐铁公子带众捕役，押韩愿入内去搜。大夫侯要拦阻，哪里拦阻得住？

原来此厅系是宅房，并无家眷在内。众人走到内厅，早闻得隐隐哭声。韩愿因大声叫道：“我儿不消哭了，如今已有圣旨拿人，得见明白了，快快出来！”只见厅旁厢房内韩愿妻子屈氏听见了，早接应道：“我在此，快先来救我！”众人赶到门前，门都是锁的。铁公子又是一锤，将门打开。屈氏方蓬着头走出来，竟往里走，口里哭着道：“只怕我儿威逼死了！”韩愿道：“不曾死，方才还哭哩。”屈氏奔到内楼阁上，只见女儿听得父亲在外吆喝，急要下楼出来，却被三四个丫鬟仆妇拦住不放。屈氏忙叫道：“奉圣旨拿人，谁敢拦阻！”丫鬟仆妇方才放松。屈氏看见房中锦绣珠玉堆满，都推开半边，单拿了一个素包头，替女儿包在头上，遮了散发与半面，扶了下来。恰好韩愿接着，同铁公子并众捕役一同领了出来。到了前堂，韩愿就带妻女跪在铁御史面前拜谢不已道：“生员并妻女三条性命，皆赖大宗师老爷保全，真是万代阴功。”铁御史道：“你不消谢我，这是朝廷的圣恩，然事在刑部勋臣，本院尚不知如何。”因看着大兴知县道：“他三人系特旨钦犯，今虽有捕役解送，但恐犹有疏虞，烦贤大尹押到刑部，交付明白，庶无他变。”知县领命，随领众捕役将韩愿并妻女三人带去。铁御史然后指着大夫侯对推官说道：“沙老先生乃勋爵贵臣，不敢轻亵，敢烦贤节推相陪，送至法司。本院原系縲臣，自当还狱待罪。”说罢，即起身带着铁公子，出门上马而去。正是：

敢探虎穴英雄勇，巧识狐踪智士谋。

迎得蚌珠还合浦，千秋又一许虞侯。

铁御史去后，大夫侯款待推官，急托权贵亲友，私行贿赂，到刑部与内阁去打点，希图脱罪，不提。

却说铁御史归到狱中，即将在大夫侯养闲堂搜出韩愿妻女三人，押送法司审究之事，细细写了一本，顿时奏上。至次早，批下旨来道：

铁英既于养闲堂禁地搜出韩愿并其妻女，则不独心迹无欺，且参劾有实。着出狱暂供旧职，候刑部审究案定，再加升赏。钦此！

铁御史得了旨，方谢恩出狱。回到私衙，铁公子迎着，夫妻父子，欢然不提。

却说刑部虽受了大夫侯的嘱托，却因本院捉人不出，涉于用情，不敢再行庇护，又被韩愿妻女三人口口咬定抢劫情真，无处出脱，只得据实定罪，上疏奏闻。但于疏末回护数语道：

但念沙利年登不惑，麟趾念切，故淑女情深；且劫归之后，但以礼求，并未苟犯，倘念功臣之后，或有一线可原。然恩威出自上裁，非臣下所敢专主。谨具疏奏请定夺，不胜待命之至。

过两日，圣旨下了，批说道：

大搵侯沙利，身享高爵重位，不思修身御下，乃逞豪横，劫夺生员韩愿已受生员韦佩聘定之女为妾，已非礼法，及为御史铁英弹劾，又不悔过首罪，反捉韩愿夫妻，藏匿钦赐禁堂，转诿铁英为妄奏，其欺诬奸诈，罪莫大焉。据刑部断案，本当夺爵赐死，姑念先臣勋烈，不忍加刑，着幽闭养闲堂三年，以代流戍。其俸米拨一年给韩愿，以偿抢劫散亡。韩女湘弦，既守贞未经苟合，当着韦佩择吉成亲。韩愿敦守名教，至死不屈，为儒无愧，着准贡教授，庶不负所学。铁英据实奏劾，不避权贵，骨鲠可嘉，又能穷奸虎穴，大有气节，着升都察院掌堂。刑臣督捕徇情，罚俸三月。钦此！

自圣旨下后，满京城皆相传颂铁公子打入养闲堂，救出韩湘弦之事，以为奇人，以为大侠，争欲识其面，拜访请交者，朝夕不绝。韩愿蒙恩选职，韦佩奉旨成婚，皆铁公子之力，感之不啻父母，敬之不啻神明。

惟铁御史反以为忧，每对铁公子道：“天道最忌满盈，祸福每相倚伏。我前日遭诬下狱，祸已不测，后邀圣恩，反加迁转，可谓侥幸矣。然奸侯由此幽闭，岂能忘情？况你捉臂把胸，凌辱已甚，未免虎视眈眈，思为报复。我为臣子，此身已付朝廷，生死祸福，无可辞矣。你东西南北，得以自由，何必履此危地？况声名渐高，交结渐广，皆招惹是非之端。莫名借游学之名，远远避去，如神龙之见其首不见其尾，使人莫测，此知机所以为神也。”

铁公子道：“孩儿懒于酬应，正有此意。但虑大人职尽言路，动与人仇，孤立于此，不能放心。”铁御史道：“我清廉自饬，直道而行，今幸又为圣天子所嘉，擢此高位，即有小谗，料无大祸，汝不须在念。汝若此去，还须勤修儒业，以圣贤为宗，切不可恃肝胆血气，流入游侠。”铁公子再拜于地道：“谨受大人家教！”自此又过了两三日，见来访者愈多，因收拾行李，拜辞父母，带了小丹，径回大名府家中而去。正是：

来若为思亲，去疑因避祸。

倘问去来缘，老天未说破。

铁公子到了家中，不期大名府也尽知铁公子打入养闲堂，救出韩湘弦之事，又见铁御史升了都察院，不独亲友殷勤，连府县也十分尊仰。铁公子因想道：“若终日如此，又不若在京中得

居父母膝下。还是遵父命，借游学之名，远远避去为是。”在家暂住了月余，将家务交付与家人；遂收拾行李资斧，只带小丹一人去出门游学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

风流义气冤难解，名教相思害煞人。

铁公子出门游学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三回

## 水小姐俏胆移花

诗曰：

柔弱咸知是女儿，女儿才慧有谁知？  
片言隐祸轻轻解，一转飞灾悄悄移。  
妙处不须声与色，灵时都是窍和机。  
饶他奸狡争先用，及到临期悔又迟。

话说铁公子遵父命，避是非，出门游学，茫茫道路，不知何处去好。因想道：“山东乃人物之地、礼义之邦，多生异人，莫若往彼一游，或有所遇。”主意定了，因叫小丹雇了一匹蹇驴，径往山东而来。正是：

读书须闭户，访道不辞远。  
遍览大山川，方能豁心眼。

铁公子往山东来游学，且按下不提。

却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，有一位乡宦，姓水名居一，表字天生，历官兵部侍郎，为人任气敢为，倒也赫赫有名。只恨年将望六，夫人亡过，不曾生得子嗣，只遗下一个女儿，名唤冰心。生得双眉春柳，一貌秋花，柔弱轻盈，闲处闺中，就像连罗绮也无力能胜，及至临事作为，却又有才有胆，赛过须眉男子。这水居一爱之如宝。因自在京中做官，就将冰心当作儿子一般，一应家事，都付他料理。所以延至一十七岁，尚未嫁人。

只恨水居一有个同胞兄弟，叫做水运，别号浸之，虽也顶着读书之名，却是一字不识，单单依着祖上是大官，自有门第之尊，便日日在不公不法处觅饮食。谁料生来命穷，诈了些来，到手便消，只如没有一般。却喜生下三个儿子，皆能继父之志，也是一字不识，又生了一个女儿，更是粗陋，叫做香姑，与冰心小姐同年，只大得两个月。因见哥哥没有儿子，宦资又厚，便垂涎要白白消受。只奈冰心小姐未曾出嫁，一手把持，不能到手。因此日日挽出媒人、亲戚来，兜揽冰心嫁人。也有说张家豪富的，也有说李家官高的，也有说王家儿郎年少才高、人物俊秀的，谁知冰心小姐胸中别有主张，这些浮言，一毫不入。

水运无法可施。忽有同县过学士一个儿子要寻亲，他便着人去兜揽，要将侄女儿冰心小姐嫁他。那过公子少年人，也是个色中饿鬼，因说道：“不知你侄女儿生得如何？”他就细细夸说如何娇美，如何才能。过公子终有些疑心，不肯应承。水运急了，就约他暗暗相看。原来水运与水居一虽然分居已久，然祖上的住屋，却是一宅分为两院，内中楼阁连接处，尚有穴隙可窥。水